

(上接十五版)前,海南岛是和雷州半岛是紧密相连的一块陆地,因一条龙兴风作浪,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惊天动地的海浪,将陆地中间冲垮成了一条海峡,将两地隔断,让过往的人们只好乘舟而去,备受风浪颠簸之苦。

传说,不知何年何月,居住在海南岛的一个后生仔,目睹商贾受天堑之阻的烦恼,耳闻人间泛舟往返的惨景,便萌发了填海修路的念头,于是,他跨越了七七四十九条溪涧,穿过九九八十一座丛林,砍回千株花梨木削成扁担,寻回千年古藤,编好两个簸箕,开始挑土造路。

寒来暑往,树黄又青,后生仔的草鞋不知穿坏了多少双,眼见即将成功时,却因为没有汇报给天上的玉帝,于是,在一个夜晚,当他挑土走到仙沟时,忽然,只见乌云翻滚,雷声大作,扁担“咔嚓”一声折断了,于是,他一气之下把扁担一掷,把前边的那簸箕土用脚一踩,气呼呼地走了。不料想,被他所掷的那条扁担,却化为滔滔不绝的南渡江,而那两簸箕土,则分别化为尖岭和饭瓢岭。从此以后,南渡江就从尖岭北面,饭瓢岭西面款款流淌,最终泻入琼州海峡。

当地百姓神话中的尖岭就是后来唐朝时李将军改为的李家岭,饭瓢岭亦是现在的旧州岭。

元朝之前的尖岭与饭瓢岭均属当时的琼山县管辖地,因南渡江之险,成为北岸琼州府城的天然屏障,而江南的母瑞山则是黎族世居之区。

随着唐贞观年崖州州治从旧州岭下北迁进府城并改琼州府后,直到南宋末年,南渡江南岸至居丁河、万泉河一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的汉族村落,便经常遭受黎响的袭击。

史记,宋元改朝换代之际,海南黎酋符十九、符二十兄弟,纠集二十余黎响“作乱”,几年来,陆续攻占了南渡江南岸至万泉河以北临东海岸线一大片地区。元世祖忽必烈在夺得政权后的第十三个年头,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派湖广总督府镇国元帅、琼州安抚使陈仲达、副帅朱斌率领蒙古骑兵二百,汉兵二千,顺化兵五千,渡海作战,并在海南岛再征集地方民兵一万四千人。正当大军大举讨伐“黎蛮”时,统兵元帅陈仲达突然死去,于是,忽必烈立即指令荣禄大臣、湖广中书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渡琼坐镇,指挥全军。

阔里吉思,其母月烈公主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二个女儿,他便是忽必烈的亲外孙,其父为部落首领高唐王爱不花,他身为长子,元军大将,东征北战战功赫赫。

阔里吉思这个人很有战略思维,他一到海南后,就提升朱斌为元帅,任命陈仲达之子、年轻的陈谦亨领万户总兵一职,配合南征。当年的十二月就擒住了符十九,首战告捷。但正当准备全面围剿的时候,阔里吉思被朝廷召回,临行前,阔里吉思向朱斌授略:“分委柔善,遍行招安”八字方针。

招安,就是阔里吉思留给海南的历史遗产,也是定安建县的政策依据。

第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广西都督府镇抚元师

高佑奉命与朱斌、陈谦亨会合于茶根,朱斌从南,高佑从西,陈谦亨从东北,以黎母山为目标,发兵三路挺进,翌年即至元三十年初,三路兵马在黎母山东侧原镇州所在地会师,宣告黎患平息。

战争虽“用武其神乎”,但安抚却必须“推心其仁乎”。朱斌根据朝廷联黎策略,战事一停,立即实行招安,并退兵黎母山区。

经朝廷批准,元至元三十年,即1293年,在黎母山区边缘地带,新寨县岭的麻山界,即现在中瑞农场的双灶岭建立定安县,同时,在南弄界建立会同县,在北盈徒建立万全寨,以管治此地的黎汉居民。

这不仅是定安县设置的历史来历,也是现今琼海历史的前身。

因此,南渡江南岸与万泉河北岸,东达南海海边,西至五指山北麓的琼中屯昌这一大片土地,元朝设置了四个县邑来管理,这也是后来定安升格为南建州,以万泉河为界,南边是万州,北边是南建州,来统一管辖这片黎汉区的行政基础。

然而,会同也不万全,定安并不安定,双灶岭仍是深山老林,属黎苗世居地。于是,定安在建县不足二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时,朝廷再作让步,后退六十里,定安县治所,搬迁到南资都南坚峒,即今龙门镇西北的官地村。

没想到,南渡江南岸这块土地上,因为黎响造乱,朝廷为缓和黎汉矛盾,单独立县,从此,从琼山分离。定安这个县名,便横竖在海南的历史上空,直至今日。

然而,却有一个重大的插曲不得不提,定安立县64年后元天历二年(1329年),朝廷忽然下旨将定安县升格为南建州,直属海北元帅府。直到元被明灭,在明洪武二年(1369年),又由南建州改称为定安县,归还到琼州府。

而这个重大插曲却是因为一个定安妹,这个妹子的名字叫青梅。

四、梅子岭下话“青梅”

梅子岭是位于定安县岭口镇墟南面群山中的一座小山丘,因山丘下有两汪碧绿的水田,一片是南雷洋,另一片叫水尾洋。从洋田上看此岭,形似卧睡的美人,民间便叫它为美人岭。

因此地,曾出过一个美女叫青梅,且青梅又与当年贬谪于琼州府的元太子图帖睦尔发生了一段缠绵悱恻情缘故事,故事的结果又让当时定安县升格为南建州,故,当地人为纪念青梅而改称其为梅子岭。

岂止是岭更名,从雷鸣至岭口一带的许多王氏村落都因青梅的轶事而用梅命名,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定安大才子明朝礼部尚书王弘海的老家就叫龙梅村。

让我们来看看定安大才子王弘海曾作的诗《建州城怀古》,对其事的咏唱:

建州城堞久蒿莱, 胜国流传亦可哀。

峒主有祠依绿树, 美人无地问青梅。

千年往事空啼鸟, 一代儒宗尽劫灰。

远涌溪前东逝水, 凭高怅望意迟回。

诗中所言的建州亦是当年的南建州,峒主指的是王官,美人便

是青梅。王尚书站在梅子岭上,遥看当年南建州芳草萋萋,不由叹息历史中的人和事的逐渐远去,但却唯独对“峒主”那份深入骨髓的忠义气节、那种义薄云天的壮士情怀,对青梅的那份传世的爱情,依然记忆犹新。

让我们通过王尚书的诗,来寻找“峒主”当年如何将元太子与

谦亨的一个侍女,并没有交代她是海南哪里人,因史志不清,坊间便流传许多版本。有一说法说青梅是文昌人。依据史上对青梅的表扬:“声色并丽”,且“通词翰”,符合文昌女人知书达理,漂亮靓丽之名声。持这一版本有将此故事改编为琼剧《青梅记》的海南琼剧原院长李放,十余年前,李兄在

睦尔空虚的心灵,用鼓励劝勉,重振了太子的意志。

王官帮图皇子,只是尽一个定安人的侠义之举;青梅嫁落难太子也只是尽一个定安妹的本份。然而,想不到的是,贬居琼州近三年的图帖睦尔太子,于泰定元年(1324年),忽然被召归北上,并封为怀王。或许是否极泰来,四



青梅结缘的历史遗迹。

元至治元年(1321年),史册记载,时为太子的图帖睦尔因宫廷内争,被英宗(1321-1323年在位)放逐琼州,潜邸府城,寓居在当时的琼州府元帅陈谦亨家中。

陈谦亨亦是当年平黎响作乱并活捉符十九首级的功臣。《元史卷三十三》文宗第二七四三页)与《正德琼台志》中,都记录了太子贬居琼州的一桩逸事:

“元帅陈谦亨家有侍娃,名青梅,通词翰,善歌舞,声色并丽。至治间文宗在潜邸,慕之。尝示其家,以窥窥之。意不就,因赋诗云: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溟南地僻无佳果,问着青梅价亦高。”

这段史志其实很简单,说的是,当年元太子图帖睦尔谪居陈元帅府家,正好府中有一侍女名青梅,能歌善舞,声色并丽,让图帖睦尔一见钟情就想追求她,那知,自视清高才不愿意与官为伴的青梅不同意,落魄的太子更浮想联翩,以为青梅看不起落难的他,便写诗叹道:

自笑当年志气豪, 手攀银杏弄金桃,

溟南地僻无佳果, 问着青梅价亦高。

一个落难的皇太子追不上一个丫环,并写自嘲诗,此事传开,便被许多人论为笑话。这笑话被当时的定安县南雷峒主王官知道了,便上府城,接上了心情灰暗的皇太子,到定安南雷峒(今定安岭口、中瑞农场一带)的老家来旅游散心,尔后,王官亲自为媒妁,资助太子三百金为聘金,并说动青梅,牵线搭桥终于让皇太子与青梅相好。

这段有关王官自为媒妁并赠三百金后续之事,散见于清光绪《定安县志》及定安《王氏族谱》中。

然而,青梅到底是何方人?正史上只说是琼州府元帅陈

世时,我曾与他专门就此事有讨论。

也有坊间说青梅是定安人,其依据是青梅“善歌舞,声色并丽”,也吻合自古海南“文昌郎,定安娘”之美称。当然,支持这一版本的重要依据是:青梅的“红爹”王官就是定安人,至今王官老家定安县岭口镇皇坡村,还留有传说时代的元帝与青梅,共同栽植的两棵被称为“爱情树”与“元帝树”的大榕树为凭,以及当地人将美人岭改为梅子岭的轶事。持这一说法有当时的定安县委宣传部陈小燕副部长,她曾当面告诉我说:青梅就是定安人,皇坡村王姓族谱有记载。

于是,我曾多次下皇坡村,在村民王廷、王槐安等三位向导的带领下,走村串门、爬山涉水,寻古墓、考古钟、翻族谱、访村史,直至日落西山,终于在岭尾村找到了八十有一的王植坚老人,并将他保存的十余本王姓族谱翻阅拍照,终于查到了青梅,其实就是离岭尾村不足一公里之远的芬山村人,此村是陈姓。王氏族谱总谱上记载了青梅是万州人陈乾富之妹。

青梅是万州人?面对我的疑问,王老先生告诉我,当时记谱时是在明朝,而岭口镇芬山村一带与隔岸的琼海万泉河一带都归属万州府管辖。

芬山现在在定安境内,青梅自然是定安人。其实,这个论据,定安民俗学者邓学贤先生的《话说南建州》一书也有叙述。

定安妹青梅,本有婚约在身,但在定安老乡王官的媒妁之中,在落难图太子的真情感动下,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并相陪太子谪居三年的时光。

这三年中,他们游玩于母瑞山与万泉河水秀丽风光之中,定情于花前月下,狩猎于丛林草莽,登梅岭而赋诗词,植榕树而寄情。青梅用她的体贴温柔填补了图帖

年之后,图帖睦尔于天历元年又忽然登基上了大位,成为元朝第12位皇帝,庙号文宗。

更想不到的是,这位文宗是一位懂得感恩之帝,登基后不久,对他曾经流放地的琼州及王官与青梅念念不忘。元天历二年,他下三道旨意,一是把琼州路改升为乾宁军民安抚司,并在潜邸所在之处修建了“雄丽岭海”的大兴龙普明禅寺,以谢“上天垂佑”。

二是为报答定安人王官在他落难之中的义举,将王官家乡定安县升格为南建州,直属海北(今广西北海市)元帅府,封南雷峒主王官为世袭知州,并还赠送王官赐金碗、玉箸和官袍等实物奖品。

据说将定安县改升南建州取名中的“建”字,便是来自南坚峒之“坚”音。

三是下旨,召青梅为妃并送回北京。

正史有关青梅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坊间历来流传说,青梅贵妃因水土不服死在去北京的浙江途中。

青梅到底是怎么死的?年纪轻轻为何会突然死于途中的?这其中是否有什么隐晦曲折的历史故事?青梅与元图皇子在琼州府在定安相恋也有数年,是否生下一男半女?

太多的历史疑问,现实无法回答。更可惜的是,文宗皇帝也在29岁时因病早逝,可能,许多疑问将从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坊间还是有许多传说,说文宗得知青梅病逝,悲痛万分,借酒浇愁。说来也巧,只有一种酒,能让元文宗醉后梦见青梅,于是元文宗将此酒赐名为“青梅酒”。

更为堪称的是与定安一河之隔的琼海人,本属同一母文化带系,为突出万泉河文化,文人墨客,商贾老板出钱出力,在万泉河南岸的万泉镇建了一个“文宗”渡口,打起了青梅的品牌做起了旅游生意。(未完待续)